



◎ 党廷显 著

潜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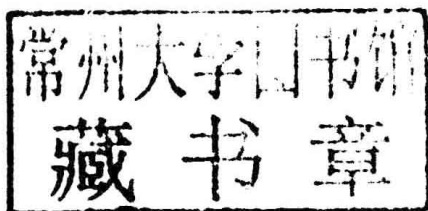
《激流三部曲》之二——《潜流》
QIANLIUQIANLIU



中国文联文化出版社

潜流

党廷显著



中国学术期刊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数据

潜流/党廷显 著. - 北京:
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, 2015.9
ISBN 978-988-8863-16-7

I. ①潜… II. ①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1

书 名	潜流
作 者	党廷显
出 版	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
网 址	http://cbs.ddzgw.com
咨询电话	010-56219896、15210530389
投稿邮箱	2191619008@qq.com
经 销	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发行部
责任编辑	万 绮
责任校对	刘 威
责任印制	旭 东
印 刷	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印刷厂
开 本	710×1000 1/16
印 张	28.75
字 数	460 千字
版 次	201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988-8863-16-7
定 价	50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1

一阵雷雨过后，君子坪又恢复了原有的宁静，山川原野清新秀丽，生机盎然。唯有背负与山同体等高的“忠”字的君子寨，显得疲惫不堪。它似乎也意识到这种披戴不是一种光彩，板着羞怒的面孔，指示山上山下、坡前岭后、沟旁河畔的斑斑点点山花，以红、黄、白、粉各种颜色，会同满山遍野攒着光溜溜脑袋的灰白石头，与石灰粉末的光泽进行抗争。光子花色一片混战，把山坡搅得昏惨惨的，最后，还是一片阴云飘过来，遮住了太阳，才使那用石灰水涂写的“忠”字显些暗淡。似乎花色胜利了！君子寨像一位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，堆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。

寨山下面的一块平地里，靠山坡有一个土台子，原来是一块“忠”字碑，经过几场雪雨的溶淋之后，坍塌了，变成了一堆墟土。土堆前面，有一座坟茔，新近长出几根小草，好像上面附着坟里面那个青春少女的灵魂，不屈不挠地往上蹿长，显示出不可抗拒的生命力。

江川妈站在坟前，右手拉着小儿子江波，左肘挎一竹篮，眼望着坟茔上的那几株小草，心里一阵酸楚。站了一会儿，她放下竹篮，从里面拿出几个上面压有三根筷子印的白蒸馍，放在土堆前的一块石头上，然后让江波点燃几张白纸在坟前烧了。完毕，她双膝跪地，双手合十，作了一个揖。

“花儿，”江川妈嘴里啾啾说道，“姨来看你，带了些你生前喜欢用来折花的白纸。姨知道你有屈有怨，可你不该压在心里，不跟姨说出来。花儿，你在地下安息，遇着啥不顺心的事，自己照应着，啊？”

说着，眼泪已经从眼眶里流到腮帮子上了。仿佛那坟堆里面不是一具已经或者正在腐烂的僵尸，而是一个远去的人儿，让她时刻惦念在心。

“妈，你别哭了！”江波见母亲难过，劝说着去拉母亲，拉不动时，伸出小手替母亲拭眼泪。

母亲一把把儿子搂到怀里，更加伤起心来。过了一会儿，母亲让江波玩去了，她开始拾起坟前的供享馍，放进篮底，然后在馍上面盖上白纸。刚刚收拾完毕，江波手里拿着两把黄花回来了。

“四儿，”母亲叮嘱说，“回去要是有人问了，你就说咱们在这儿薅草喂猪，可别说是来上坟的。”

“为啥？”江波不明白，问。

“不为啥，你就照我说的说就是了。”母亲一边说着，一边把青草往篮子里放。

“知道了。”孩子答应说，同时快步走过去，将手里的黄花使劲朝插在坟头的花圈上面抛撒过去，然后回头看着母亲，说：“妈，夜儿黑我做了一个梦，说金花姐到咱家找你，让你帮她剪绣花鞋样。”

听这说，母亲一愣，目光顿时痴呆了，透过那片片黄花，好像看到了金花的影像：满面春风，满目含笑，天真可爱，质朴纯情！石榴红灯蕊绒上衣，蓝卡叽布裤子，都是花儿平时喜欢的穿着打扮，脚穿一双缎面绣花鞋，风飕飕向她飘然走来。她也不由自主地向前迎去，一脚踢在石头上，把她绊倒了。

“妈，你咋啦？”江波见母亲倒在花圈下，急忙过去搀扶。

母亲从惊怔中回醒过来，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悲痛，放声痛哭起来。这一回，孩子连劝带拉也不顶用，最后也跟着呜咽。娘儿俩哭得痛哟，真情实感打动了君子寨，山也跟着抽泣，水也随着呜咽，太阳也不忍见那悲惨景象，闭起眼睛躲进云层，再也不露面了。

今儿一早，江川妈起五更蒸了一锅馍，这时候送到坟上祭奠。她心里装着多少悲苦，不说谁也不知道：今儿是金花死去七七。逝者去矣，活着的人应该为死者做祭，三天，一七、五七、七七都要祭。可是这年头祭奠属于“四旧”，她不敢张扬，心里却记得清楚。昨天下午收工的时候，川儿和他爹都回来了，连夜赶制了一枚花圈，送到坟上，算是表了一家人的心，满了她的意。虽然金花生前认她做姨娘，她却把金花看得比亲闺女还要亲。金花娘身体不好，金花生下来就没奶吃，是她帮助把金花养大成人。金花生前对她那么亲，不叫姨不开口，死得又那么屈，她这做姨娘的啥时候想起来心里就象插刀子，可是痛在心里，不能言喻，更不能哭出来。

看到面前这坟莹，压在她心底里的伤痛全部给翻腾起来了。联系起她自己的身世，以及近年来接二连三发生在她家的不幸遭遇，她更觉着自己的命运悲苦，内心又加深一层伤痛。越思越悲，越哭越痛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魂不附体，昏乎乎飘到九天云外去了。

“四姐儿，四姐儿！”忽然，河里传来一阵急促的喊声，打乱了江川妈的思绪。

江川妈一惊清醒，回头看时，只见江波跟在孙黑后面急急朝她赶来，她急忙站起身，提起草篮子向他们迎去。

“四姐儿呀，又为啥事你一个人躲在这儿痛诉肝肠？”孙黑嘴里说着话，已经来到跟前，继续着说，“李沟的人上公路，路过咱村，对我说见辽洼有人哭得痛，看像是你。我本来屋里有客人，也顾不得照护，到你家一看，云儿说你出去了，我想着一定是儒君或川儿又受了啥委屈，你心里不痛快，又不想跟人说，就到这僻静地方一个人吐吐心里的苦水。”

“黑哥，你说，”江川妈说，“今儿是金花死去‘七七’，不说做祭，可连一个人到坟上看看也没有。花儿娘眼不济事，大队长就是再忙也该抽空回来一趟，真个叫花儿到阴阳地里还说她爹无情无意！”

“要是为这事，我也就放心了。”孙黑说，接着也跟着埋怨起来张大兴来，“你说哩，他一去就忘了家，到这会儿没有回来过吧？我见他要说说他，工作要干，可也不能家里事一点也不管呀！走吧，咱们快回去，许恒和老凌的闺女，他们还在我屋里呢。”

一听这说，江川妈立即收拾，起身回家。到家一问，女儿江云说是许恒和一个女学生已经走了。孙黑没进屋，拿起拐杖，在后面追赶出去了。

“黑哥，寨山恁高，你能上去？”江川妈在后面喊着说。

孙黑没有听见，已经走出院门了。

年前在君子寨山上建这座与山体同高的大“忠”字，推倒了烈士的墓碑，气得他得了一场大病，治愈之后，身体明显不如以前，且落下个耳背的毛病。前些时候，江儒君在水利工地上打听到一个老中医，请来天天为他艾灸针刺。日子长了，他觉得老是麻烦人家过意不去，干脆自己到工地上，治了一个疗程，好些了，可是腿脚明显没以前利索，耳朵听东西还不那么真。

江川妈怕孙黑走不稳摔倒了，喊着让江云跟出去看。江云正要动身，只见孙黑又回来了。

“走啦，走啦！”孙黑进门，就气喘吁吁地说，“我走在后坡路上，村上人说许恒他们走了，我就拐回来了。真是老不中用了，来回就这几步路，累得我上气不接下气。”说着，放下拐杖，扶坐到院里的椅子上。“四姐儿，你忙你的，别管我，我坐这歇一会儿就走。”

歇了一会儿，孙黑要走，江云跟出去了。

江川妈准备做午饭，把面放进盆里，一边淋水活面，心思又回到了有关金花的往事上：她着实喜欢金花，打心眼里说想让花儿做她的儿媳妇，可是金花死了，她伤心、怀念。自打川儿跟丹镇那姑娘的事张扬出去之后，她闲暇无事总要跟丈夫絮叨川儿的终身大事；有时候连自己也不敢相信，这样一个穷地方，这样一个有问题的家庭，竟会有那样傻的城里女子往这里来？

正胡乱想着，听见院外有人敲门。她托着沾满面絮的手出去开门，一边走，一边自言自语：“又是这个云儿，出去把天闩给插上了，忙得我腾不开手，还来跟我加闹子，看开了门我不拧烂你那脸蛋！”

嘴里说着话，已经走到院门后，她伸手顶开天闩，正要拉门，门扇从外面被推开了，显现出一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。她意识到刚才的话让来人听了不合适，又无法掩饰自己的难为情，只好伸手将门打开，迎客人进屋。来人站在门外，怯生生的，伸着推门还未来及收回的手，嘴上又不好称呼，愣怔怔，惊呆呆，无措手足。

“姨，是我！”来人往门里一步，说。

听见喊声，江川妈才真正认出来人，惊讶未定，笑颜绽开，想让客人进屋，又想帮客人拿东西，还想先问声饥渴寒暖，平时见了客人随手做出的礼让动作，张口吐出的热情言语，到这紧要关头却忘得一干二净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，跟姑娘一样痴痴呆呆在门道里，竟把门道给堵死了。她出不去，客人也进不来。

客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她日思却不敢深想，夜盼又怕落得一场空喜，最后让人背后闲言耻笑的丹镇姑娘。过年那场事，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，君子坪上下几十里的人都知道。开始，人们是背后嘀咕，后来，说得多了，有些人故意扬起声音让她听，她听见了却装作没听见，或从一只耳朵进，另一只耳朵出去，从不在脑子里停留；再后来传开了，且添油加醋，说些无影造作的话，她也不往心里放。

前些日子开联片大队社员会，李二憨家里欢欢喜喜过来偎坐到她身边，悄声说：“嫂子，你家川儿一场好事儿，你压到舌头底下不跟我说一声。”她一时没明白过来，二憨家里又说：“谁不说你积德到了，城里女子也愿意投到你家当媳妇！”听

了这话,她心里融融动,脸上扑扑热,浑身的血脉里都溶进了自豪和幸福。接着,身边又有人接过去说:“是呀,嫂子香火烧到了,凤凰单单往她家房顶上落。”她听了先是莞尔一笑,随后一品话味不对:那言外之意是说我这门口挂着《守法公约》的人家,就不应该说个好媳妇,于是耷拉眼皮,眉脸一沉,在心里不忿气:“哼,凤凰为啥就不能落到我家屋脊上?我那川儿出挑人才,识书达理,远近乡亲哪个不夸?只是他爹背了个不干净的身份,却叫人另眼看待,说话潜扎人。哼!”她一气之下,起身走了,换了个地方,离开那看不起她的人远远的。

今儿,凤凰不鸣不啼,欢喜喜,静悄悄,从远处飞落到她跟前了。她心里头又是怜惜,又是疼爱,又是自豪,又是激动,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情。见姑娘满面流汗,她手上又沾满面絮无法帮忙拿东西,少不得用手势礼让姑娘前面进院,自己随后进厨房洗手。当净完手,把温水端出来时,见姑娘已经走进堂屋,正将背上的东西往椅子上放。她把水盆放在地上,进堂屋取出一条新毛巾递过去。

“姑娘,你快擦把脸。”江川妈说。

姑娘伸手把毛巾接了。就在姑娘伸手接毛巾的当儿,江川妈才有工夫仔细端详姑娘的容颜:那因为热而滚淌着汗珠的红润脸庞,真跟涂抹了胭脂一般,白里透红,红里见白,肌肤嫩如璞玉,眉毛弯似柳叶,就连那汗珠子也生得晶莹剔透,光彩耀人,活灵灵是藕莲叶上弹起的水晶珠。她看得出了神,以至于忘记了把拿毛巾的手向前伸去;也许是姑娘禁不住这样长时间被凝视,脸上绽出羞怯的笑意,同时伸手将毛巾接过去,借擦拭动作将脸捂起来。

江川妈意识到不应该这样长里间端详人,以至于让客人感到不好意思,心里直埋怨自己,同时将目光移到姑娘的着装上:竹竿青翻领外衣,至多洗过一两水的蓝布裤子,把一个青春女子修饰得丰腴苗条,秀美大方;特别是脚上那双白色力士鞋,踏过几十里山路,依然是白生生、净板板,一尘不染,衬托出穿着者的潇洒飘逸,干净利落。

借姑娘蹲下洗脸工夫,江川妈走过去,准备把背包换个地方放好,听见姑娘说:“那里面是书和衣服。”她在心里纳闷:“为啥把书和行李都带来了,莫非……”她不敢再往深里想,见姑娘已洗完脸,她忙起身把水端走倒掉,然后安排客人到下面屋子里歇息。

安排好客人,江川妈回厨房继续做饭。因为来了客人,刚才活的面少,她又来到堂屋拿面,端着面盆走进厨房里,回头一看,孙黑不声不响从后面跟进来了,将半瓢鸡蛋放到案板上。她正愁没鸡蛋,孙黑雪中送炭来了,正好解了她的难。

“看你,拿来做啥?”江川妈说,“我家里有啊,谁让你特意送来这多鸡蛋!”

这本是一句客套话,不想孙黑尽把她的穷家底往外端:“你糊了旁人可糊不了我,夜儿上午下雨前,我见你拎着鸡蛋去王家湾合作社换盐,这会儿,坛子里就是有,也不会多,我送些来,免得你临时犯急怔。”说着,朝她身边凑近,压低声音:“四姐儿,《老三篇》中说: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咱中国,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。今儿,姑娘不辞劳苦,远里迢迢,为的是啥,你心里清楚。可不能慢待哟!”说着,生怕别人跟他一样听不见,不自觉地音量放大了,“闺女相中了川儿,也看

上了你这个婆婆，嘻嘻嘻……”

江川妈指着隔墙江川的房屋，摆摆手，意思是让他小声些，别让客人听见了。孙黑意识到失言，忙把话头止了，张大嘴巴，堆起满脸皱纹，却不敢再笑出声来。江川妈在孙黑耳边低语一阵，孙黑听不很清楚，却明白大概意思，出门走了。

孙黑走后，江川妈一个人在厨屋锅上锅下忙活，心里也没有拾闲：孙黑的那句话，虽是玩笑，却也深深地触动了她的心；看上去姑娘是安家的样子，难道真要住下来不走了？不走了，又怎么办呢？她不知道如何办好，只得让孙黑去公路工地叫江川回来，孩子们的事，让孩子们自己决定去。

这边说客人在江川屋子里歇息。她本来有些困，不知道为什么一进到这房间，心里就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充实，心情的沉重和身体的困倦随之全部消失了。

这里是江川的房室，看上去倒像是一个书房：靠床放着一张柴桌，里面墙上挂着鲁迅画像，画像两侧挂着一副对联：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。是江川自己的隶体书法。对联的右边挂着一把龙头二胡。她伸手去拿二胡，当指尖触及琴柄的时候，手又缩回来了。乐器曾经丰富过她的精神，却也招来了许多不愉快，还是不摸的好，最好与它永远绝缘。

她心里这样想着，走过去，坐在床上。床边桌子上，靠墙竖排着一些书本，案头凌乱地堆放着几个本子，显然刚刚用过没来得及收拾，或者就没打算收拾，就这样摆放着随用随拿方便。她随手拿起一个用废纸订的本子翻看，只见里面是高等数学题解和电路图。她把演草本合上，放好，又去翻书看，有美术之类的书籍，还有三本精装本《鲁迅全集》。抽屉里一本《高等大代数》，一本《普通物理》，下面压着一本《静静的顿河》；另外还有一本红色塑料皮笔记本，扉页上有许恒和李明辉的赠词，里面全是诗词。

开首第一篇是江川上高中时写的一首词《古松赞》，接下来是《临江仙·游泳》，这样写道：

平素爱穹空碧海，凭鸟飞任鱼跃，逾越东海兴不落。男儿当立志，宜做水上客。今借山涧池潭，奋臂劈浪逐波，心潮起伏难息却。趾间鱼戏游，头顶鸟婉歌。

桌上有一叠稿纸，草稿纸上有一首《念奴娇·迎日出》，旁边放着一支钢笔，看样子是刚刚写成的，还未来及收拾。词曰：

雄鸡一唱，天下白，朝霞如血染海。银河明月都不见，晴空万里无埃。昨夜深沉，繁星竞烁，皎月借异白；小小环球，四万里程归来。曦光赤，透心亮，映照大地，豪情满胸怀。正待赤日腾升，欲跃太空披彩。脚踏飞云，呼唤清风，化作春雨来。朝气正冉，因势不容徘徊。

“好一句‘因势不容徘徊’！”从这篇里，她看到了江川的文采，更叹服诗人的志向和抱负，她的思想也得到激励和振奋。放下诗稿，拿起《静静的顿河》正要看来时，听见有人进院子来了，她以为是江川回来了，放下书，起身出门迎接。

来人是张大兴，正往堂屋走去，转首看见一位姑娘，他站住了，想喊却想不起

来她叫什么名字，只好以伸手礼让。

“闺女，”张大兴笑哈哈地说，“到我们坪子里，我是主，你是客，你礼当先进屋。”

“进到这院子里，你才是客呢！”姑娘笑着说，也站住了。

“别客气，都是一家人。”出来迎接的江川妈笑着说。

最后，还是姑娘把张大兴让在前面进屋了。她主动拿来小椅放在张大兴身边，张大兴坐了。

“大叔，”姑娘问，“你到临坪一中管理学校，怎么样，学生们好管吗？”

“别提了！”张大兴说，又是摇头又是摆手，“那是哑巴看戏——看走数，赶鸭子上架，赶上去，下不来了，只好撑着架儿让人做摆设。你没想想，我这个扁担长的一字都不识得的大老粗去管理学校，还不是当聋子耳朵！”

说话间，江川妈上来送饭，说：“他大叔，你回来了，吃饭，有话吃着说着。”

姑娘起身接过鸡蛋面条碗放在桌子上，接着又下厨房拿馍去了。

“四姐儿，”张大兴悄声说，“我看了，女子一点也不假气，中，是咱家里的人！”正说着，姑娘端着面馍上来了。张大兴转开话头，问：“四姐儿，儒君和川儿不在？”

“你爹在水利专业队，”江川妈说，“川儿在公路上，俩人平常十天半月回来一回。夜儿黑他俩都回来了……”

说到这，打住了，因为再往下说，会提及让张大兴心里难过的事。

张大兴没注意江川妈话到中间打住，他从筐里拿起一个馍一掰两半，沾些辣椒水，咬一口嚼着，眼睛不时地看着手里的馍，心里生疑，又起身拿到光亮处仔细观看，然后转过脸，看着江川妈。

“四姐儿，”张大兴说，“这馍上面压三条筷子印，我看像是供享馍。”

江川妈不语。张大兴也不再继续问下去，把手里的半个馍吃完，又拿起另一半细端详。这一回清清楚楚地看到馍上面压了三根筷子印——这是祭悼死者或敬奉神灵用供品的标志。他心里认定了。

“四姐儿，你还是老迷信！”张大兴笑着说，“这明明是供享馍，你却说不是。这会儿不年不节的，你又祭啥哩？”

听这么一说，江川妈把头低垂了。气氛顿时沉闷下来。张大兴馍也不吃了，拿在手里左看右看，好像里面有什么秘密似的，好一会儿，才端起碗挑起几根面条；眼睛却盯着江川妈，又好像要从她那脸上找到难解的谜底。这期间，姑娘也拿起一个馍细端详，果然见上面有三根筷子印，不明白怎么回事，咬一口，慢慢地嚼着，一边下意识地听他们说话。

“兴哥，说了你也别在心里不美气。”江川妈终于开口了，却把脸扭向门口，眼睛瞅着院子里的阳光，“你是做官了，不再记咱们的老黄历，忘记了今儿是啥日子。”

“今儿是啥日子？”张大兴又问。

“你真忘了？”江川妈说，“你忘了，我可是没忘。自打花儿走，我都一天一天算着，今儿是七七……”

“啊？”没等江川妈说完，张大兴张开嘴吸了一口凉气，若有所思地痴呆半天，

手指一松,筷子头上的面条落到碗里,接着,把碗放在桌子上,起身,大步流星朝门外走去。江川妈悔不该无意中触动了张大兴的伤心事,上前阻拦也没拦住。

江川妈转首,见姑娘也停止了吃饭,呆呆地望着直往外走的张大兴。她顾不上对客人讲礼路,跟喊自己的孩子一样,催促说:“闺女,你腿脚麻利,快跟你大叔去,看他要上哪儿。”

他们说话间,张大兴已经大步流星走出村子,沿着君子河上行,急匆匆向君子寨方向赶去。绕过一道河湾,越过一片荒地,沿小路来到寨山下一块平地里,当看到前面不远处一个上面插着花圈的坟茔时,他站住了。望着那随风飘摇的纸花,有关女儿的往事一齐涌上心头,把他的魂儿驱赶到九霄云外了。他无法表达自己的愧悔悲痛之情,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地,忍不住痛哭失声,悲泪长流。

“花儿,花儿,爹对不住你呀!”他哽咽地说,“你一个人在那里,要好生照料自己,有苦有难给爹捎个信儿来,可千万别苦了自己!”

好像那土层下面不是一具尸体,而是只隔着一张薄纸的女儿,女儿一个人生活在一个无人关照的世界里,好孤独呀!父亲站在外面看不到女儿,又不能捅开那层隔膜,只有把一腔父爱变成心声言语,疼爱地叮嘱,再叮嘱。

本来,昨天晚上,接到县革委的通知,让在县里的所有县革委委员和各单位一把手,今天一早到原县人委会议室集合,欢迎何西昌回临坪工作。等到九点钟,平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打来电话,说因为情况变化,何西昌改期到任,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会散了,齐贵民去凤镇,让他也去下面走走,他同意了。坐上吉普车到板桥河对岸的公路上,他想起老伴一个人在家孤单,想回家看看老伴,于是中途下车回来了,根本没有想到今天是金花逝世七七祭日。

这时候,他来为女儿上坟,本应该带些纸烧,可是两手空空,愧对死者的阴魂。手伸进口袋,摸了半天,也没摸出什么能表达心意的东西,又把手抽出来了;随后站起来,发现花圈上有的花瓣被风吹落了。他弯腰捡起来,想把它再挂到花圈上,可是怎么也挂不住,使劲用力时不小心把花圈弄歪了,又用力扶,也扶不动。正急得没法,只见从花圈那边伸过来一只白生生细嫩嫩的手,他想着是花儿显灵来跟他见面,他的心全碎了。

“花儿,花儿,”他颤抖着声音呼唤着,“我是你爹呀,爹来看你来啦!”

说话间,又清清楚楚看到白花丛中有一副面容,红扑扑的脸蛋,水淋淋的眼珠,活灵灵是花儿的容貌。他将花圈往那边推,想多看一会儿那面容,却推不动;又朝回拉,想从侧面看看女儿的脸,也拉不动,顿时臆想着进入了梦境:老天爷安排他父女二人在灿烂阳光之下团聚,眼睛模糊了,方寸破碎了,粗大的手指死死地拉紧一枝花茎,不放松,也不敢动作,生怕受到惊扰闺女走开,那样就再也难得见面了。

“花儿,花儿,你咋不应声呀?”僵持中,他不停地亲切喊道,同时眼泪也流下来了。

“大叔,我是林玉。”那边也应声答道,“你松开手,大叔,让我把花圈扶直。”

这一声呼唤,把张大兴从痴迷中唤醒过来。他发现那帮忙扶花圈的不是金花,而是江家的那客人姑娘,随即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撑,松开双手,浑身一点力气

也没有了，瘫倒在身边的土堆上。林玉见张大兴悲伤过度，走过来搀扶。张大兴痛悔交加，珠泪涟涟，站起身来，微风拂起一条纸带飘落在他的脸上。

张大兴拨开那张纸条，只见上面白纸黑字，他不认识；又伸手握住纸条，转脸看着林玉，问：“闺女，这纸条上写的啥？你念给我听听。”

林玉用手扶起挽联看时，上面有一首诗，念道：“花随霜雪谢，芳同日月存。命薄似白纸，心贵胜黄金。”

听到这时，张大兴更加悲痛，嚎啕大哭起来，又一次扑向坟墓，把花圈彻底带倒了。林玉也悲伤至志，呆呆地站在一旁，任这位失去爱女的善良老人倾吐内心的悲苦。那悲恸的哭声、断肠的痛悔，使她也跟着流起泪来。

泪眼里，林玉看见一个人伸手去拉张大兴，同时说：“大叔，你不要这样。”接着，那人后面还有一个人，却劝阻说：“川儿，别拉你大叔。他肚里装满了苦水，叫他吐吐，心里会好受些。”

那人放开手，站在张大兴身后。这时，林玉才看清他们是江川和孙黑。

或许是因为孙黑的话惊动，也或许是张大兴意识到不该在这里悲伤，他如梦初醒，抬起头来，见江川站在一旁，他用袖管把眼泪擦了，接着，站起来，转过身，默默离去，旁若无人似的，一直走到地边路上才站住，回过头，再看一眼那没有墓碑的坟墓。

江川和林玉两个人共同把倒在地上的花圈扶起来。林玉见江川满脸是汗，把手绢递过去，这时，才真正看江川一眼：还是上学时穿的蓝布学生服，颜色已经褪得发白，袖边和领口都起了毛；下身是家织布裤子，两膝盖处已经磨得发亮；脚上的深腰篮球鞋也沾满了泥土，一看便知是刚刚从劳动场地走出来的样子。

江川意识到林玉注意他的着装，用手绢在脸上胡乱粗略地擦了一把，又递回去。

“黑叔慌里慌张到公路工地叫我，”江川说，“只说有急事，让我快回来。没想到是你！你怎么来啦？有什么事？”

林玉没有急于回答，转脸看看河里方向，轻轻地说：“回去再说吧。”

这时，张大兴已经走到坑下，站着等他们几个人下来。不一会儿，孙黑下来了，拉着他的手，催他走。

“大兴，”孙黑说，“咱们先走，让他们两个在后面说话。”

张大兴和孙黑二人一前一后，下去山坡，来到君子河边，一路上谁也没再说一句话。再往前该过河时，张大兴改变了主意。

“黑哥，”张大兴说，“我看还是先不回去的好。”

“大兴呀，”孙黑说，“你回来不就是为了看看花儿她娘？咋没进家门就又改变了主意啦？常言说：少年夫妻老来伴。你一去这么多天，把花儿她娘一个人孤苦伶仃丢在屋里，盼你盼得眼窝都陷深了。”

听到“花儿”二字，张大兴又难过起来，眼睛盯着石缝里的流水，好似对水说话。

“别再提花儿了！”张大兴郁伤地说，“她已经走远了，再也回不来了！唉！黑哥，你不知道，花圈上川儿写的那几句话顶剌我的心。不是花儿命薄，而是我造的

孽，我害了她，想当初，要是依了她跟王国宾去，哪还会有今天？”

“事已过去，就别想它了。”孙黑安慰说，“常言说：生有处，死有地。花儿这样去了，也是她的阳寿造化。”

他没有别的话说，只有以此来抚慰张大兴那颗受了创伤的心。

“可也是，”张大兴无可奈何地附和说，然后苦笑了一下，只抽搐脸上的肌肉，眼睛里却挤不出一丝悦意，“黑哥，咱们到那边庄稼地里看看。”

话音未落，河那边有人喊话，说：“大队长，刚刚县里来电话，说你回来以后，往县里挂个电话。”

一听这话，张大兴扭头就走，他心里惦记着那边的事：前些日子选他当九大代表，近几天要上北京开会，莫不是上北京开会的事？过去河，看见一畦秧苗，又听得从田里传来“喔哇喔哇”的蛙鸣。他走过去在田埂上蹲下，自言自语说：“秧苗生这么多虫也没有人管，这样下去，可不得了啊！”

“谁有啥办法？”孙黑感叹说，“俗话说：一年之季在于春，一日之时在于晨。眼看是春忙季节，可是劳力们扯得五北四下，上水利的上水利，修公路的修公路，庄稼地里的活没人过问。”

“这样说，我还是要住一天。”张大兴犹豫地说，“我是大队革委会主任，不抓生产，却去跟学生娃们在一起打闹，成啥体统！我今儿不走了，晚上就开群众会。走，走，这就去大队部，在电话里向县里告假。”

张大兴来到大队部，向县里挂电话，想说明情况过几天再去。走近电话室，听见电话铃响得急。

他拿起耳机，听罢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县里催得紧，让快回去。我猜摸是欢迎新书记。”

“大兴呀，”孙黑催促说，“我说，那边的事再关紧，你也得先回家看看凤儿；反正到家门口了，就是立马就走，也应该交代一声，好让凤儿放心。”

他说着话，伸手拉张大兴。张大兴不得不跟着抬步，来到门前，只见铁将军把门，他走上前去，用手托了托锁，愣了。

“嗯？”张大兴自言自语地说，“门锁着，她娘能去哪儿呢？”

“兴许串门去了？”孙黑回答说，“你等会儿，我到邻居家问问去。”

孙黑问事去了。留下张大兴一个人站在院子当中，好似来到一个陌生人家，心里一阵阵凄然悲凉。

2

张大兴在自家门前的石墩上坐下，伸手去口袋里摸出半支烟衔在嘴里，又去口袋里摸火柴，一摸身上没装火柴，于是，习惯地朝屋里喊了声：“花儿，火柴在当堂里桌头起放着，你拿来我吸烟。”

话刚出语，觉得说张了口，心底顿时一阵刀绞似难受，烟头从嘴唇边滑落到地上。

孙黑未找到人，回到原地，见张大兴低着头，闷闷不乐，以为他累了。他走到

跟前，为了不打扰，他也默不作声地站着，因为刚才走路紧迫，到这时还不住地喘粗气。听见气息声，张大兴抬起头，只见孙黑站在面前。

“人哩？”张大兴问。

“他们说，”孙黑说，“凤儿病好几天了，李沟花儿她舅把她接去了。”

张大兴忍不住内心的悲伤，眼泪禁不住流出来了，但又不愿让孙黑发现，于是借故去口袋掏东西，转过身，给孙黑一个背影，同时，手伸进口袋摸出一张五元钱和一些零毛票，看也不看地递过去。

“黑哥，”张大兴说，“你这就去李沟，替我看看花儿她娘，我这就回县里。”说罢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“看你，看你！”孙黑站在后面，带着既埋怨又赞赏的口吻说，“大禹治水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我们的大队长啊，真是，啧啧！”

张大兴不顾听孙黑的话，心想快快离开使他难受的地方，一直走到君子坪，心里还沉甸甸的。正好这时，江川妈提着菜篮子从院里出来了。

“兴哥，你咋真快就过来了？”川妈问。

“嗯！”张大兴无精打采应道。

“你就不能住几天？”江川妈又说，“嫂子盼你盼得望眼欲穿，你回来一屁时，凳子没煨热就又要走，嫂子舍得你走？”

“我也是这样想，可那头的事更关紧。”张大兴淡淡地说，“当了公差，身子由不得自己。”他不想表露自己的真实心情，有意把话题岔开，问：“闺女哩？”

“她在屋里。”江川妈说，“说一路走累了，这会儿正屋里歇着。”

张大兴朝江川妈靠近些，压低声音问：“看样子，闺女这回来是不走了吧？”

“走，明儿就走。”江川妈说，“她去居阳打这路过，想让川儿送她去。川儿上公路请假去了。走，进屋说吧。”

“不啦！”张大兴说，“县里打电话催得急，让我快去。”

“你路过陈家庄时，”江川妈说，“见到川儿，让他快回来。”

“中。”张大兴答应着往东走了。

陈家庄名谓庄，其实只有一户人家。陈家兄弟三个分为三家：老大老二在家务农；老三叫陈忠民，原来在县教研室工作，年前随教师归队回到君子坪小学教书，时间不长就又被抽到县里去了。春节过后，临坪到丹镇的公路全面开工，公路指挥部就设在陈家庄。陈忠民主动把自己的房屋腾出来，让公路指挥部使用。

张大兴来到公路指挥部，见指挥部的门开着，断定屋里有人，脚踏上门前坑沿，就朝屋里喊话了。

“掌柜的在么？”他边走边喊。

这时，屋里人听见外面有人喊话，也迎出来了。那人一出现，张大兴却站住了。他仔细打量那人：寸发头，方盘脸，刚刮过胡子，脸上更显得白净；右眼看上去跟常人没什么两样，但眼珠不会动，是一只“胎里带”的残疾；左眼却炯炯有神，看来人，把悦意都集中在左眼瞳仁里，投向客人表示欢迎。

那人叫林君扬，见张大兴站着不动，他先把手伸了过去。

“老林，”张大兴说，“听说你到公路上来了，真没想到在这见到你。”

“早来了。”林君扬说，“我从东风大渠回来，就到公路上来了。”

“那好，那好！”张大兴连连说。他高兴起来，反倒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

“我回来后，就想去看看你。”林君扬说，“可是，公路任务赶得紧，没时间。没想到，反倒你先来看我。”

“我一来是想看看你，”张大兴说，“二来哩，是……”

“进屋，进屋！”林君扬不由分说，把张大兴拉进屋，也把话头打断了。先递上一支烟，然后擦火柴为张大兴点燃。

张大兴急忙礼貌地躬起腰，把烟吸着，吸了一口，接着，继续原来的话题，说：“二来哩，再替江川告个假……”

说到这，林君扬递来一杯开水，又把张大兴的话打断了。张大兴接过开水，放在桌子上，说起为江川请假的事来。

这时候，江川正在山坡工地上上下下忙碌检查炮眼。

李福来屁股坐在镐把上，嘴里“巴哒巴哒”地吸着烟袋，见江川朝他走来，他喊着说：“川儿，炮眼打好了，快装药吧。”

“我就是来装炸药的。”江川回答说。

说着，往那边走，同时随手把卷尺也掏出来了，准备丈量李福来打的炮眼。

“不用量，绰绰有余，快装药吧。”李福来快步从后面跟上来说。

“还是要量量。”江川说着，过去把钢卷尺插进炮眼，量过后，拔出来让李福来看，笑着说：“二叔，你看，还不到47公分，戴着雨帽去亲嘴——差得远着呢。”

“亲不住嘴该咋着？”李福来说，“你只管装药就是，眼看日头要落了，炮一响，收拾收拾就差不多该收工了。”

“那可中！”江川坚持说，“炮眼深度不够，动不了整块石头，再放炮既浪费炸药，又误工。”

“哈哈，我看了，你娃子跟你爹一样认死理。”李福来指着江川的鼻子，笑着说：“今儿把活干利索了，明儿做啥？公活脚根挨着屁股撵着，哪一天是个尾儿！你没听人说：大公活，慢慢磨，磨得多了花不着。你一天到晚，翅膀乍得跟蜜蜂一样东奔西忙，最后落个啥？哼！”

不容分说，江川从身后抽起钢钎往洞眼里插。李福来知道要继续打眼，半天才过去将钢钎扶定，同时移动身子，扎起真干活的架势。

“二叔，队里的活你也得想想。”江川说，“红薯堆等着劳力回去扒，棉花地还没有整出来，再过一个多月就要割麦了，庄稼活你是行家，我不信你就不着急？”

“哼！”李福来品着嘴说，“这年光，比着懒，赛着饿。你急有啥用，再积极队长也论不着你当。”

江川不答话，抡起十二磅大锤，狠狠地从空中砸下来。眼见铁锤飞来，李福来急忙把钢钎扶正，这时重锤已经落下了，震得他虎口麻木难受。他意识到，刚才的话刺痛了年轻人的心。

在“忠”字化运动中出现了江林道诉社会主义苦的事，君子坪生产队受到批评，队长说啥也不干了。过了年，张大兴要上县里管学校，临走前和支书一块到君

子坪选队长，大家举手表决一致同意让江川干；张大兴不同意，又让重选，结果还是投江川的票多。最后张大兴发话了，说：“大家选川儿当队长，说明他表现不错，乡亲们信得过。可是，他刚刚从学校回来，需要锻炼锻炼，毛主席说：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。他回农村是接受咱们再教育的。依我说，还是锻炼一段时间再说吧。”最后，提议江中当队长。其实，了解底细的人，谁都听得出来他那一番光堂话是抹面子的，其真实原因是：江川在君子坪小学教书时，被工作队认定有问题。学都不让教了，还能回到队里当贫下中农的领头人？

李福来心下思索工夫，江川又一重锤落下，把炮眼里面的石灰末震腾出来了。他哪敢再思想开小差，双手使劲把钢钎紧握，因为身子没坐正，不一会儿腰扭得酸困，又不敢随便乱动。

“川儿，川儿，”李福来连连喊着说，“停会，你停会，让我换个位置再打。”

江川将铁锤搁在地上，弯起指头勾掉了额头上的汗珠，待李福来摆正姿势把钢钎竖稳了，他又抡起大锤打起来。李福来匍匐在地，只管埋头紧握钻杆，听得铁锤在头顶飞舞发出嗡嗡的响声，锤锤落在钎顶上，足有千钧重力！他偷偷仰脸看了看江川，只见那两只眼珠盯在钎顶上，好似浑身的力气都是从哪里迸发出来的，看得出江川心里憋着一股劲。打完一阵，停下来掏灰，江川插标尺一量，足足深进了三公分！

“好小伙，力气壮！”李福来赞叹说。

又打了几个回合，一米深的炮眼打成了。江川去拿来炸药，正要往里装，被人叫走了。这下李福来跟得了荆州似的，心中暗自得意，拿起炸药包到一边的石头底下掩藏起来，回来准备用土代药将炮眼填满。到时候，其它炮眼一响，把这眼炮震动了，谁也不会看出破绽。谁知他那小能处算路不打算路来，掖藏完毕，回到原地，还没争得屁股坐稳，只见李二憨手里拎着一包炸药过来了，嘴里骂骂咧咧的说上风凉话。就在这时，江川也回来了。

“川儿，”李二憨跟江川说话，眼睛的余光瞟在李福来身上，“我在那石峡里拾了一包炸药，你拿回家去。”

江川一看，心里明白了几分，回头看时，只见李福来屁股蹲坐在脚后根上，嘴里巴哒着小烟袋，装得无事一样，停了一会儿，蓦地站起来，转过身去，嘴里对山发泄胸中的不满。

“露球能！”李福来恶狠狠地说，“狗咬老鼠多管闲事，自己的尾巴都遮不严屁股，还来张狂着咬旁人！”

李二憨知道是潜扎他的，笑了笑，不轻不重地回奉道：“是啊，不知谁总是想用尾巴遮屁股，可是总是让人捉住。”

李福来听了，气得脸发青，却又没法回话，装着解手，到一边去了。回来时，发现李二憨已经走开，江川已经把一包炸药抠开，正要往炮眼里倒。

“川儿，”他走过去，半哀求地说：“你知道二叔想盖房子想下病，你就高抬贵手，那怕给我挤出斤把半斤来也行……”

没争得下边的字落音，只见江川已经把一包炸药全部倾进炮眼里了。他不再说什么，伸手帮忙往里面填土夯实。

一切准备就绪。那边山上传来“川儿，点炮！”的声音。江川让李福来躲开，他站在高处等待信号。只见对面山头的人挥动着小红旗，朝四面八方大声喊道：“都注意啦，六炮，六炮！”意思是让人们听到六响后再出来。

江川挥动着手里的小红旗，以示回应。次后，他来到第一个炮眼前，伸手在口袋里掏出火柴，擦着，点燃一支烟，猛抽几口，随后吹掉上面的灰轮，准备点炮了。凭他的经验，烟头点炮最好，火尖顶容易刺进导火线。他先把自己的那一炮点了，导火索立即发出“嗤嗤”的响声。他一边往开走，心里镇静了，说明已经点着。由远到近，挨个将五炮点着，点最后一炮时，烟截火，灭了。情况紧急，千钧一发，容不得他有半点犹豫。他从盒内抽出几根火柴，并齐擦了，用手围着火苗向导火线移近，当接近线口时，再把火柴吹灭，利用火柴梗上的余火去触燃火药。这种点燃方法效果极佳，但危险性大，需要高超技术，万无一失。虽然情况紧急，他却沉着冷静，左手食指和拇指捏捻着导火线，以便使里面的火药松散些，然后将余火触燃火药的边缘。火尖接触到炸药，“嗤”地一声，燃着了。但他并不松手，仔细看准火药继续往里燃时，才放开手，纵身跃起，飞快跑到掩体里隐避起来了。

刚藏好身子，第一炮响了。隔洞门往外看，只见石块混杂着泥土，扶摇直上，形成一个黑色柱体，久久不散；紧接着，“噔噔噔噔”一连四响，山摇地动，土石飞舞，天昏地暗。一块筛子一样大的石头落在他的掩体前面，他向后缩了缩身子，等待着最后一响。好一阵，不见爆炸，他心想：这最后一炮导火线虽长，却也应该响了，没有响一定是瞎了火，或者慌张之中没有点着，决定要出去看看。到跟前一看，只见导火线已经燃完，只剩下一根焦皮，石头倒裂开一道口子，却是被别的炮震裂的。他伸手拔出导火线皮，发现埋进土里的还不到一尺深，且里面没有插雷管的痕迹，显然，有人做了假炮，私屯了雷管。

因为六炮只响了五响，还有一炮未响，人们还在等待着，却见江川在烟雾中走动，于是大家都出来了。一看这情况，免不掉有些人说呛扛话。江川明白不是抱怨他的，却觉得自己有责任：为了避免炸药丢失，指挥部指示，所有物品都必须经他手发放。炮不多时，他自己装药点炮，今天炮多，肯定有人趁机混水摸鱼，将公物屯积起来，掠为己有。

江川一边在心里思量，一边收拾东西。收拾完毕，来到指挥部，问时，有人说看见林君扬跟张大兴往东去了。他坐在指挥部里休息等候，可是一直到天黑，还不见林君扬的面。他正要走开，林君扬回来了。

“小江，”林君扬见面就说，“不用问，就知道你是等我的。大队长已经跟我说了，你的同学去居阳，想让你送她。你去吧，我准你三天假。只是我有点顾虑：你走后，这炮手叫谁干合适？”

“叫李功良吧。”江川说，“他点炮比我在行，我还是跟他学的。”

“不中！”林君扬轻轻摇摇头，“他是有问题的人，点炮是一项政治任务，不能让他干。你再推荐一个，我听听。”

“那就是江林道。”江川说，“江林道出身好，又大公无私，就让他吧。”

“只怕他也不合适吧？”林君扬一边想着，一边慢吞吞地说，“听说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，他被捡过‘老鼠屎’。”

“要这样说，”江川接过去说，“我也不行，你也不行，咱们都是有问题的人。”

听了这话，林君扬满心不高兴，因为“走资派”和“老鼠屎”不能混为一谈，但没有反对的表示，只说：“要么让江林道先干着，你去跟大伙说，这只是暂时的。”

江川来到住地，安排完毕，天已经黑下来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天不亮就回家去了。母亲正等得焦急，看到儿子，少不了一顿埋怨。

“我想你不回来了！”林玉说，“要是再不回来，我就一个人起程了。你快吃饭，吃完饭咱们上路。”说着，端饭去了。

吃过饭，江川和林玉起程去居阳。翻山越岭，涉河跨壑，行走了二十里路程，太阳才懒洋洋地从东山背后爬出来，红光普照大地，万物清新悦目。前面有一座山，翻过山就进入居阳地界了。君子坪到居阳，说是四十里路程，走起来感觉十分漫长，六十里也不止。林玉早已累得腰酸腿痛了，心里却很高兴。她之所以要实践这样的艰难旅程，主要是因为她把这次长途跋涉看作人生征途的起端，对于困难，只有用勇气和毅力去征服它，除此别无选择。

“累死我了！”上到半山坡，林玉站住了，眯眼瞅着太阳说，“你好懒哟，太阳公公，我们赶早走了二十里路，你还躲在山后面睡懒觉，真不嫌害羞。”

似乎太阳不乐意听到这种耻笑，掠过一片白云将自己的脸遮掩起来，将下面的两个行路人投进阴影里。

“看你，”江川埋怨说，“你称‘太阳公公’不对，应该称她‘小姐’。太阳小姐小性多，你一怨它就生气，且拿阴凉来报复我们。”

两个人都笑起来。欢声笑语像一串串珍珠从山坡上滚下，发出“叮叮铃铃”的回响。

林玉觉得好玩，于是，走过去站在高处，双手卷在嘴前，对着山谷喊了声：“喂，我们在这儿呢！”随即，从四面八方发出回响：“我们在这儿呢！我们在这儿呢！……”悠长的回声，在幽静的空谷里回荡，最后，消失在不知去向的远方。

“江川，来，”林玉乐了，鼓动江川，“你也喊，看咱俩谁的声音传得远。”

“我肯定比不过你。”江川说。

“为啥？”林玉问。

“小时候放牛，”江川说，“我们一帮放牛娃儿站在君子寨上，对着北面的山谷喊，看谁的声音传得远，往往是我输。”

“你为啥光输？”林玉问。

“我天生嗓门不高。”江川说，“在你这女高音面前，我更是甘拜下风。”

“我发现你害羞，”林玉似乎郑重地说，“以前上课老师提问时，你总好脸红，看看，说着说着，脸又开始红了，哈哈！”

不说穿不大紧，一经说穿，江川的脸立即绯红起来，并且随着林玉笑声的拖长，绯红渐渐向耳根扩展——这，不是因为他天生羞怯，而是因为从小就在压抑的精神状态下生活，久而久之，形成的一种条件反射。随着林玉笑声的息落，江川脸上的红晕也慢慢消失了，但是，原来欢快的气氛也随之沉寂下来。两人默默无语，继续前进。不多时，太阳出来了，阴影的边缘从他们身边掠过。江川要追赶上